

中國文學史講話

陳子展著

1933

北新新版

陳子展著

中國文學史講話

中冊

北新書局印行

中國文學史講話

中 冊



一九三三年七月初版
一九三三年九月初版

實價七角

著者 陳子展
發行人 李志雲
發行者 北新書局
印刷者 大華印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北新書局
電報掛號一一六三

分發行所

北平成都開封南京廈門重慶
北新書局
廣州昆明武昌溫州長沙濟南

中國文學史講話中卷目次

第五講 詩人與詞人

- 一 由詩到詞發展的徑路……………一
- 二 五代詞人……………二四
- 三 北宋詩人與詞人……………四五
- 四 南宋詩人與詞人……………八七
- 五 古文運動之復興……………一二一
- 六 宋人平話……………一三二

第六講 雜劇

- 一 諸宮調大曲官本雜劇院本之類……………一四一
- 二 蒙古民族與雜劇……………一五二

三	金元之際雜劇家·····	一六四
四	元明之際雜劇家·····	一九三
五	散曲及其他·····	二一一

中國文學史講話下卷

第五講 詩人與詞人

一 由詩到詞發展的徑路

詞是怎樣起源的？由詩到詞發展的徑路如何？詩和詞的關係究竟怎樣？這在我們講到詞的歷史的時候必得觸及的問題，而且是從來有許多紛歧的解答，迄無定論的問題。

我認爲詞是可歌的詩，因此首先略爲考察詩和樂的關係，同時也可看出詩和詞的關係，然後詞的起源也容易尋找了。

由三百篇而楚辭、而漢魏六朝樂府、而唐人律絕、大都是入樂或可以入樂的詩。其間由楚辭而演化的漢賦雖不可歌，却仍可以誦，所

以當時的人有「不歌而誦謂之賦」的話，我看誦也還是誦出聲調節奏來（參看漢書王褒傳）。由樂府而演化的五言詩，如漢魏之際三祖七子所作，則大都可歌，爲魏晉樂所奏，正所謂「文或不工，而韻入歌唱。」到了齊梁之際，文人言志之作較晉宋時候更多，而且受了佛教詠經歌讚的影響，更加講究聲韻。當時關於詩的聲律運動已經勃興，而音樂一方還在清商時期，沒有若何顯著的變化和這種運用新的聲律的詩相適應，詩多不可歌。所以當時鍾嶸詩品裏說：「今既不備管絃，亦何取於聲韻？」不過稍後一點，徐陵撰錄漢魏以至當時的豔歌成爲玉臺新詠，看他自序裏所說許多關於詩歌與音樂的話，好像他還是以當時可歌與否爲標準而選集下來的。直到李唐建立了一個一統的大帝國，音樂方面承受了北朝吸收胡樂的影響，又採取了民間的俗樂，擴大了隋之九部樂而爲十部樂，——燕樂伎、清樂伎、西涼伎、天竺伎、高麗伎、龜茲伎、安國伎、疏勒伎、高昌伎、康國伎、——

凡大宴會則設十部樂以誇示華夷，正反映著這個大帝國胡越一家的權威的意識。不過這個時候新聲繁興，古曲淪缺，太常徒設虛官，音樂上的實權都握在教坊樂人手裏。所以舊唐書音樂志說：「自長安以後（七〇〇—），朝廷不重古曲，工伎轉缺。能合於管絃者唯明君、楊、件、驍、壺、春、歌、秋、歌、白、雪、堂、堂、春、江、花、月、夜等八曲。」又說：「自開元已來（七一一—），歌者雜用胡夷里巷之曲。」開元時人崔令欽的教坊記所載三百二十多曲可以考見當時所用胡樂俗樂的曲目。樂府詩集卷七十九到八十二所錄近代曲辭則可以考見唐人曲辭的一斑。其中樂曲長的分許多部分，如「歌」「入破」「排遍」「徹」之類，各部都以絕句組成，水調歌、涼州歌、伊州歌、陸州歌等曲便是。樂曲短的大都是律絕一首，中唐以後纔漸有長短句的詞。可見當初樂曲或是有曲無辭，伶官樂人譜取時人的詩入樂，後來就漸漸有依曲作辭的了。

從唐代詩人的傳記逸話及其現存的作品可以確然考定爲當時入樂

的詩辭還是不少。現在略依時代的先後順序地說下去，直到詞的成立時期爲止，這樣、或者可以解答我們在上面打頭就提出的問題。

唐朝開國時候所用的燕樂如英雄樂、景雲河清歌等那種顯然誇示權威意味的曲辭已經無從考見了。李百藥有火鳳詞五律二首，破陣樂七絕六律各一首，想是當時僅存的樂章罷。此外、就止武后時候有幾種入樂的詩辭存在。武后自作商調曲如意娘：

看朱成碧思紛紛，顛顛支離爲憶君。不信比來長下淚，開箱驗取石榴裙。

這是一首七言絕句。武后既殺太子弘，立章懷太子賢。不久、賢又恐被禍，因命樂工歌着他自己所作的黃瓜臺辭：

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自可，摘絕抱蔓歸。

這却是一首五言古體。武后表姪楊廷玉做嘉興令，貪猥無厭。御史某推奏斷死，敕免，令作迴波詞：

迴波爾時廷玉，打撩取錢未足。阿姑婆見作天子，傍人不得根觸。

這一個倚勢作惡的貪官就以一首諧謔的詞免罪了。孟檠本事詩記中宗宴侍臣，酒酣，命各作回波樂。大家都說諂佞的話，及自求榮位。輪到諫議大夫李景伯，他就歌道：

回波爾時酒卮，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諠譁竊恐非儀！

沈佺期以罪流放嶺表，得赦歸朝，但牙緋未復，因亦歌道：

回波爾時佺期，流向嶺外生歸。身名已蒙齒錄，袍笏未復牙緋。

同時御史大夫裴談之妻悍妒，中宗也漸怕韋后，優人因而唱道：

回波爾時栲栳，怕婦也是大好。外邊只有裴談，內裏無過李老，

這種回波樂原是歡宴時候酣恣取笑的樂曲，詞用六言四句，或稱六言絕句。這是我們如今可以考見的最初的唐人依曲填詞。又唐詩紀事載中宗時候，張仁亶自朔方入朝，宴于桃花園，李嶠等各賦絕句。明日、宴承慶殿上，令宮中善謳者唱之，詞既婉媚，歌仍妙絕，樂府號爲桃花行。李嶠的這首詩尙存：

歲去無言忽顛顛，時來含笑吐氛氲。不能擁路迷仙客，故欲關蹊待聖君。

李嶠還有一首汾陰行，雖不是這樣的絕句體，却也被伶工譜取入樂的。這首詩頗長，結束一段還好：

……山川滿目淚沾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祇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雁飛！

據明皇傳信記說，玄宗將幸蜀，登花萼樓，使樓前善水調者登樓而歌，其辭爲宰相李嶠的汾陰行。唱到「山川滿目……」，玄宗不禁淒然淚下，不待歌者唱完，他就走了。

玄宗（李隆基）本來是一個音樂的天才，聽政之暇，親自教太常樂工子弟三百人的絲竹各樂，號爲皇帝弟子，又稱梨園弟子。尤其是他改作了從印度而來的西涼樂，婆羅門曲爲霓裳羽衣曲最有名。他自己的曲辭很多，今僅存有好時光一詞：

寶髻偏宜宮樣，蓮臉嫩體紅香。眉黛不須張敞畫，天教入鬢長。莫倚傾國貌，

嫁取箇有情郎。彼此當年少，莫負好時光。

這已經是長短句的詞了，但不知可靠否？按當時張說所作破陣樂（六言八句二首）、舞馬詞（六言四句六首）、舞馬千秋萬歲樂府詞（七律三首）、蘇摩遮（潑胡寒戲所歌七絕五首），崔液所作踏歌詞（五言六句二首），都不出律絕的形式。還有楊貴妃所作阿那曲「羅袖動香香不已」一首，李白奉詔而作的清平調「雲想衣裳花想容」等三首也都是七絕。全唐詩收李白詞十四首，除清平調外，不僅桂殿秋二首、連理枝二首、清平樂五首顯然不可靠，便是菩薩蠻一首：

平林漠漠煙如織，寒山一帶傷心碧，暝色入高樓，有人樓上愁。玉階空佇立，

宿鳥歸飛急。何處是歸程？長亭更短亭！

和憶秦娥一首：

簫聲咽，秦娥夢斷秦樓月。年年柳色，灞陵傷別！樂遊原上清秋節，咸陽古道

音塵絕。西風殘照，漢家陵闕！

有許多人認爲可靠的也都成疑問。可是從來論詞的人都推李白爲第一

個大詞人，稱爲「百代詞曲之祖」。自然、推舉這樣一個偉大的詩人做開山祖師，一般詞曲家都有面子。

再考玄宗時候，王維的詩多被伶官譜取入樂，供奉諸王貴主。如他的送元二使安西一詩：

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楊柳春。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這首七絕被譜入樂後，稱爲渭城曲，又稱陽關曲。一時流行，所以劉禹錫的與歌者詩云：「舊人唯有何戡在，更與殷勤唱渭城。」又白居易的對酒詩云：「相逢且莫推辭醉，聽唱陽關第四聲。」據說當安祿山之亂，伶官李龜年流落江漢，曾於湘中採訪使筵上唱云：

紅豆生南國，秋來發幾枝？願君多採擷，此物最相思！

又唱云：

秋風明月共相思，蕩子從戎十載餘。征人去日慙慙囑；歸雁來時數附書！

兩詩都是王維所製，而梨園譜入歌曲。又據薛用弱集異記所載高適王

昌齡王渙之三人旗亭飲酒，竊聽伶官妓女唱詩的故事。所唱王昌齡的「寒雨連江夜入吳」「奉帚平明金殿開」二詩，王渙之的「黃河遠上白雲間」一詩，也都是七絕。只有高適的詩似是五絕：

開篋淚沾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今寂寞，猶是子雲居！

這是截取高適的哭單父梁九少府一詩起頭四句來唱的。

以上所說，可證初唐以至盛唐——玄宗時候，繼樂府古曲而起的可歌的詩大都是整齊的五言、六言、七言，尤以絕句爲最多；長短句絕少，就是有，也不甚可靠。

稍後一點，元結做通州刺史，曾做湘江船歌作欸乃曲，令舟子歌唱：

湘江二月春水平，滿月和風宜夜行。唱棹欲過平陽戍，守吏相呼問姓名。

千里楓林煙雨深，無朝無暮有撥吟。倚棹靜聽曲中意，好似雲山韶濩音。（五首錄二）

同時願况有竹枝詞：

帝子蒼梧不復歸，洞庭葉下荆雲飛。巴人夜唱竹枝後，腸斷曉援聲漸稀。

這也都是絕句。劉長卿的謫仙怨曲，則爲六言律詩。只有張志和的漁父詞：

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

這就像長短句的詞了。其兄松齡怕他這位『煙波釣叟』從此放浪不返，替他築屋越州東郭，和他的詞，招他回來：

樂是風波釣是閑，草堂松檜已勝攀。太湖水，洞庭山，狂風浪起且須還。

這好像都是依調而填的詞，或許竟是摹倣民間的漁歌。還有韓翃於亂離中題寄他的愛姬柳氏的章臺柳一首：

章臺柳，章臺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亦應攀折他人手。

柳氏答他一首：

楊柳枝，芳菲節，所恨年年離別。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

現在我們不妨以爲這是長短句的詞，實則他們當時一唱一和，也好像

是依調填詞。這個時候，長短句的詞漸漸出來了。比如三臺調笑就始見於韋江州集。三臺還是六言絕句，和張說的舞馬詞相同。另有上皇三臺突厥三臺，一爲五絕，一爲七絕，都還不算創體。只有調嘯，一名調笑令，或名宮中調笑，一名轉應曲，一名三臺令，就是長短句的詞：

胡馬，胡馬！遠放燕支山下。跑沙跑雪獨嘶，東望西望路迷。迷路，迷路！邊草無窮，日暮！（二首之一）

同時王建戴叔倫作的調笑令，調子正和「性曉音律」的韋應物所作相同，當然都是依調而填的詞。而且這個時候，作者自己明白說是依調而填的詞也有了。例如劉禹錫的春去也詞：

春去也，共惜豔陽年。猶有桃花流水上，無辭竹葉醉尊前。惟待見青天。（二首之

一）

他自己標題：「和樂天春詞，依憶江南曲拍爲句。」原來白居易曾有

憶江南詞：

江南好，風景舊曾諳。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能不憶江南？（三首之

一）

劉白集中都有許多首竹枝楊柳枝浪淘沙等詞，大約都是彼此唱和之作。不過這些詞都是七言絕句，並非創體。最使我們注意的，他們宦遊南方，摹倣長江流域的民間歌曲作詞，民間又取他們的新詞來歌唱。

春江月出大堤平，堤上女郎連袂行。唱盡新詞看不見，紅霞映樹鷓鴣鳴。

新詞宛轉遞相傳，振袖傾鬟風露前。月落烏啼雲雨散，遊童陌上拾花鈿。

日暮江頭聞竹枝，南人行樂北人悲。自從雪裏唱新曲，直到三春花盡時。

（劉禹錫踏歌詞）

不僅劉禹錫在建平摹倣巴渝俗歌「竹枝九篇，俾善歌者颺之，」玩積的詩也會被民間歌入竹枝。